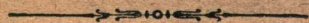


書 叢 學 文

不 快 意 的 戲 劇



著 納 伯 蕭
譯 弼 袁 基本 金

社 學 共

社 學 共
書 叢 學 文

不快意的戲劇

Bernard Shaw 著
金本基 袁弼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烏蘭夫人的職業

好逑者

鰥夫之室

目次

烏蘭夫人的職業

第一幕

(一所田舍人家的花園，建在一山的東崖；山距薩賴的黑斯髻漠不遠，位在其南。向山上望，小屋在花園的右手角上，屋頂與走廊都是草蓋的，走廊的左邊還有一個大格子窗。邊房遠在後面，與右邊的牆成角度。邊房盡處一度短垣穿過，並繞向前方，除掉右邊開了一門，這所花園算是全被包圍了。垣外山巔的

烏蘭夫人的職業

共公場上接天際，幾把花園裏用的粗布椅子摺起來了，靠在走廊中旁邊檯上。一架婦人用的自行車放在窗子下，倚住着牆。右邊離開走廊不遠，有一張吊床用兩根柱子吊着。一把大粗布傘釘在地上，擋開吊床上陽光。一位少年婦人躺在吊床內讀書且做筆記，她的頭向草舍，腳向着門。在吊床前面她的手長能及的地方，有一把廚房裏用的普通椅子上面擺着一堆莊重的書籍和一些寫字的紙。那時候是一個夏天的下午。)

(一位紳士從草舍後的公共場上走下來。他還沒有過中年，有點藝術家的模樣。服裝不隨習俗，但他很整潔；臉上修刮得很乾淨，只留着一掛鬍子；現出急切的，可疑的樣子，和可親的，謹慎的舉動。髮色銀黑，間有蒼白的在上面飄揚。他的眉毛是白的，鬍子是黑的。他似乎不大熟習這條路徑。他望過短垣，攷察一個地方，看見這位少年婦人。)

紳士 (取下他的帽子) 我求您的饒恕。您能指引我到後頭觀——愛麗遜夫人家裏去嗎？

少年婦人 (離書望上一看) 這就是愛麗遜夫人家裏。(她復又讀她的書。)

紳士 真的！或者——我可以問您就是葳薇烏蘭姑娘嗎？

少年婦人 (她側面倚住她的手肘，嚴刻的端細看他一下) 是的。

紳士 (恭順和藹) 我恐怕我來得魯莽。我的名字是白莉。(葳薇立刻把書拋在椅子上，走下吊床來。) 唉，不要給我打擾了您。

葳薇 (大步向門，打開來候着他) 進來，白莉先生。(他走進去。) 看見您很喜歡。(她伸出自己的手，又堅決的，誠心的緊握着他的手。)

她是一個伶俐的，能幹的，受了高等教育的英國中等社會少年婦人的表樣。年紀纔二十二歲，形狀是敏切的，強毅的，自信的，鎮定的。服裝樸素，輕便，但甚整齊。她的帶間吊着一件裝飾品，內有自來水筆一枝及紙刀一把。

白 您真是很仁愛的，烏蘭姑娘。（她猛力關上門。他走至花園的中間，活潑他的手指，因是爲她的迎接禮弄得稍微癱瘓了。）您的母親到了嗎？

葳 （立刻就現出挑激的樣子）她來了嗎？
白 （驚異）您不是等望我們嗎？

葳 不是的。

白 原恕我，我希望我不是記錯了日子。您知道的，我作與會記錯的。您的母親打算從倫敦下來，叫我從荷峽來同您見面。

葳 （全不喜歡）她是的是的嗎？哼！我的母親大概是要用驚怕我的鬼怪——看看她走了之後，我的舉動是怎樣的，我猜想。她若是要打算和我有關係的事情，不先和我商量，我想這幾天內要很很驚怕她一次。她還沒有來哪。

白 （進退維谷）我真是很悔的。

葳 （拋開她的不喜歡的樣子）這不是您的錯過，白莉先生；這是的是的嗎？您要相信我，您來

了我很喜歡。我母親的朋友，只有您一個。我請她帶來見我。

白（寬慰且高興）呵，您真是很好的，烏蘭姑娘。

威 您還是要進門去；還是寧願坐在這裏和我談話呢？

白 在這裏更好一點，您不以為然嗎？

威 那末，我就去給您拿一把椅子來。（她走向走廊，要去拿一把花園裏用的椅子。）

白（跟上她）呵，不必，不必，讓我來。（他把手放在椅子上。）

威（讓他拿去）小心您的手指：那些椅子

稍微滑溜一點。（她走至堆着書籍的椅子面前，把書籍拋入吊床中；拿着椅子一舞而前。）

白（他剛才放開他的椅子）呵，讓我用那把粗硬的椅子！我喜歡粗硬的椅子。

威 我也是一樣的。（她坐下去。）坐下來，白莉先生。（她懇切堅決的請他坐下。他留心取悅她，她以為是他的性格上一個弱點。）

白 但是還有一件事，我們不是最好到車站上去接您的母親嗎？

威（冷然）為什麼她知道這條路徑。（白莉遲疑，後來坐在這花園椅子上，稍微有點迷

亂。您知道麼？您恰是我所盼望的人。我希望您誠心和我做朋友。

白（復又高興起來）多謝您，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多謝您。嚶呀！您的母親沒有糟踏了您，我真快樂！

葳 怎麼樣的？

白 弄得您太拘守禮俗了。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您知道我是一個生成的無政府主義者。我痛恨威權。他把親子間的——甚至母女間的——關係弄壞了。我常常恐怕您的母親伸張她的威權，弄得您很拘守禮俗的。現在知道她沒有這樣做，真是寬慰得很。

葳 呵！我有放肆的舉動嗎？

白 沒有，真沒有。最少不是禮俗上的放肆，您知道的。（她點頭。他熱忱的再往下說）您說『您誠心和我做朋友』您真是可愛的！你們現代的少年婦人是絕妙的——完全絕妙的！

葳（疑惑）唉？（看着他，對於他的思想和品格的性質微微失望。）

白 當我是您的年紀的時候，青年男子和青年婦人彼此相害怕。沒有好的交誼——沒有一點真實的——只有從小說上抄下來的豪勇，還是極端鄙陋，極端虛偽的。處女樣的隱

匿——紳士樣的義俠！心中以為是的，總是說不是——簡直是和羞恥的，誠實的靈魂贖罪罷了！

葳 是的，我想那必定是很糟踏時候的——婦人們的時候更糟踏得多。

白 呀，糟踏生命，所有的東西都糟踏了。但是世事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的，您知道麼？自從您在堪卑支大學得了光榮的成績——是我一生中一件空前的事情——之後，我是很盼望會見您的。您與第三競爭者並駕齊驅

註按堪卑支大學有公衆的數學榮譽試驗列第一等者稱為競爭者是完全是絕妙的。您知道這恰是正當的地位。第一競

爭者常常是一個夢幻的，病弱的人，這件事在他就要迫成一個長期的病。

葳 這件事沒得滿意的報酬。我再不為一樣多的錢做他了。

白（驚異）一樣多的錢！

葳 我為着五十鎊做這件事。或者您不知道那是怎麼樣的。烈殿夫人是我在溜陷學校的先生，她告訴我的母親，謂我若肯加入這數學榮譽試驗，竭力競爭，我可以顯揚我自己。當時的報紙載滿了菲力巴三昧司打敗第一競爭者的新聞——您知道那件事；並且什麼事情都不能夠弄得我母親高興，她只

要我做這一樣的事情。我明白向她說，我既不去擔任教訓，這樣的費苦工，糟踏了我的時間；但是爲了五十鎊，我自請試試第四競爭者。她抱怨了一會，纔允許了我；後來我還做得超過了我的條件。可是我現在再不爲五十鎊幹他了。兩百鎊或許相近的。

白（很沮喪的）上帝降福於我！那是一個看待他的很實在的方法。

威 您打算我是一個不實在的人嗎？

白 不是，不是。但是所謂實在的，不光是計算爲這些榮譽所耗費的工作；還要計算他們所產生的文化。

威 文化！我的親愛的白莉先生，您知道這數學榮譽試驗是什麼意義麼？他的意義是苦工，苦工，一天做到六點或八點鐘的數學苦工；並且除數學以外，沒有別的事。人家以爲我懂得一點科學；可是除掉科學中包含的數學外，我一點都不懂得。我能够爲工程師，電氣學家，保險公司等計算；但關於工程，電氣，保險之事，我的知識就近於零。連算術我都不大清楚。除演數學，打網球，吃飯，睡眠，騎自行車與散步之外，我比無論那個沒有受過數學榮譽試驗的婦人，都要愚蠢，野蠻些。

白（不願意的樣子）好一個鬼怪的，邪惡的，

卑鄙的制度！我知道他！我立刻覺得他是損壞一切使婦人們美麗的東西

| 葳 我毫不爲那個反對他。我實在告訴您，我將來要把他變出很好的利息來哩。

| 白 噫！用什麼方法呢？

| 葳 我將要投入城裏商家的店房中，辦那計算和轉運的事情。假着那個名義，我研究一些法律，一方面時時注意那股票的交易。我獨自一人到這裏來研究法律——不是如我母親所猜想的，來過一個假期。我是痛恨假期的。

| 白 您使我的血管子都涼了。您將要使您一

生中沒有理想，沒有美麗嗎？

| 葳 我實在都是不注意的。

| 白 您不能夠是那個樣子的。

| 葳 呵，我能夠的。我喜歡作工賺錢。我作得疲倦的時候，我喜歡有一把舒服的椅子，一枝雪咖，一點威士忌酒和一本有好偵探故事在裏面的小說。

| 白 （很不贊成）我不相信這個。我是一個藝術家；我不能夠相信這個；我不願意相信這個。（誠懇的）咳，我的親愛的烏蘭姑娘，我知道：您還不覺見藝術能夠給您關開一個奇怪的世界哪。

葳 是的，我覺見了。去年五月我同項羅利亞霍來色在倫敦過了六個禮拜。阿媽以爲我們同着一塊兒周覽風景；其實我天天在裁判巷項羅利亞的房子裏。爲她辦記算，還幫助她做些不甚難做的事情。在晚上我們就吸煙談話：除掉要運動身子以外，我從不想出來。並且我一生中從沒有享受過比那個更快樂的時候。我把我的用費都償清了，又得進身生意場中，沒有一些仔格外的耗費。

白 烏蘭姑娘，您以爲那是相宜的藝術嗎？

葳 等一會哪。那還不是起點哩。後來佛祖帳街有一個業藝術的人來請我，我就到城裏

去——他家女兒有一個是我在溜陷學校共寢室的朋友。他們帶着我到國家劇場，樂劇場和一個音樂會去。在這音樂會裏，傍晚的時候，音樂隊總是吹打着——陣斯賀宏與活格來等。按陣斯賀宏是普魯士的樂曲作家，生於一七七〇年，死於一八二七年。活格來是德意志的樂曲作家，生於一八一三年，死於一八八三年。此處係指其所作曲樂。無論您貢獻我什麼東西，我不願意再受一次那個經驗。我客氣到了第三天，然後突然向他們說，我不能够再受了，我就走回裁判巷去。您現在知道了我是這類的完全絕妙的現代少年婦人。您怎樣以爲我可以和我的母親相合呢？

白（驚怪）我希望——呵——

葳 我所要知道的，不是您的希望，是您的相信。

白 我坦白說，我恐怕您的母親將來有點失意。不是爲您少賺了錢——我不是說那個。是說：您與您母親的心意不相符。

葳 她的心意是怎麼樣的呢？

白 烏蘭姑娘，凡是不滿意自己的生活的人，大概以爲人人的生活若都改換過一個樣子，世界定然好的。這一層您必定看到了。您的母親的生活已經是——我想您知道了——

葳 我不知道一點。（白莉吃驚。她往下再說，

他更加驚駭。）那正是我的難處咧。白莉先生，您忘記了，我很不知道我的母親。我從小時候就住在英國；或是在學校裏，或是和僱來照應我的人住着。我一生在外面膳宿。我的母親或住在佈魯塞，或住在維也納，總不許我到她那裏去。只是在我遊覽倫敦的那幾天，我看見了她。我不抱怨她；因爲人家都待我很好，又有許多的錢，可以隨意購買東西：這已經很快樂的了。但是不要猜想：我知道一點我母親的事情。我遠不及您所知道的。

白（很不安樂）在那種情形——（他停住，很失意的。然後強作快樂的樣子。）我們說些沒有意識的話！您和您的母親自然很會和好起來。（他站起來，觀覽外面的景緻。）

您這裏真是一個可愛的小地方呀！

葳（漠然）倘若您以為您這樣的改變談話的題目，還不是堅固我的最壞的猜疑，您定然以為我是一個大大的獸子，比我自己希望是的更甚。

白 您的最壞的猜疑呵，請您不要說那個。現在不要說。

葳 爲什麼我母親的生活要禁止談論呢？

白 葳薇姑娘，請您想想。對着我的老朋友的女兒背後談論她，我自然應當儒雅一點。她來了，您有很多的機會去向她談論這件事。（掛慮）我奇怪什麼事情阻住了她。

葳 不行的，她也不會談論這件事的。（起來）我不強迫您。不過我母親若聽見了我裁判巷的計畫，我很怕有一場拳棒的爭鬧。白莉先生，留心這一點。

白（憂愁）我恐怕將來會有的。

葳 我將要得着勝利，因為我只要求我的旅費，明天到倫敦去，爲項羅利亞做些苦工，謀我自己的生計。況且我沒有鬼祕的事情要

保守；她似乎是的。到必要時，我就藉着這層利益來罩制他。

白（大震動）呵，不要，請您不要。您不應當做這樣一件事。

威 那末，告訴我為什麼不應當。

白 我真的不能夠。我請求您的憐愛。（她看着他的情狀冷笑。）還怕您太勇敢了。您的母親發怒的時候，是不可和她爭鬧的。

威 您嚇我不到，白莉先生。我在裁判巷的那一個月，有一二個很像我母親的婦人來諮詢於項羅利亞，我和她們較量了幾次。您可以幫助我得勝利。但是您若太欺負我無知

識，就是您不願意啓發我，請您記住這個。現在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她拿起她的椅子，像從前一樣的盡力一舞，仍把椅子放在吊床邊。）

白（下一個拼命的決心）還有一句話，烏蘭姑娘。我寧可告訴您。這是很難的；但是——

（烏蘭夫人和喬治克落夫勳爵來在門口。烏蘭夫人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婦人，容貌端好，裝飾美艷，戴着一頂燦爛的帽子，穿着一件華麗的輕便外衣，胸部緊小，時式的袖子紮轉過來。稍微有衰弱的，專制的樣子；但自全體看起來，是

一個誠懇的，頗可親愛的老女流痞。

（克落夫是一個五十上下高長強盛的男子，穿着青年時派的衣服。鼻音尖微，不像是由他的強壯的身體內發出來的聲音。臉上修刮得很乾淨，領骨頑強，耳朵扁大，頸部肥厚；全身統看起來，是最殘刻的市井人，遊獵人和交際派三者組合體。）

葳 他們來了。（他們走進園來，她走向他們。）
好嗎，母親。白莉先生來了半點鐘，在這裏等候您。

烏夫人 白莉先生，您若是等候了，那是您自

己的錯處，我以為您是精明的曉得我坐三點半鐘的火車來。葳親愛的，戴上您的帽子，不要被太陽晒黑了。呵，我忘記了介紹您。喬治克落夫勳爵，這是我的女兒葳。

（克落夫現出他的最文雅的樣子，走向葳。葳她點頭，但沒有握手的表示。）

克 我可以和一位聞名很久的青年婦人，又是我一個老朋友的女兒握手嗎？

葳 （她嚴厲的上下打量他）倘若您願意。（她接着他的慎重伸出來的手，緊握一下。這一握弄得他睜開他的眼珠，她轉開去和她的母親說話）還是您們進去呢？還是我

去取幾把椅子來呢？（她走進走廊去拿椅子。）

烏夫人 喬治，您以為她如何？

克（愁慮）她的拳頭很有力哩。白莉，您和她握過了手麼？

白 握過了，立刻就沒有事的。

克 我希望如此。（薇薇拿着幾把椅子出來。他趕速的去幫助她）讓我來。

烏夫人（垂愛的樣子）讓喬治勳爵幫着您拿椅子，親愛的。

薇（差不多把兩把椅子搭掛在他的手上）您償願了。（她撲去手上的灰，走向烏蘭夫

人）您定然要一點茶，您不要嗎？

烏夫人（坐在白莉的椅子上，為她自己扇風）我很想喝一點。

薇 我就去看看。（她走進草舍去了。喬治勳爵在這個時候，預備了去打開一把椅子，擺在烏蘭夫人的左邊。他把那一把拋在草地上；坐下去，口中銜着提杖的手柄，抑鬱的發呆。白莉仍然是不安樂的，不定的旋顧花園的右邊。）

烏夫人（相着克洛夫夫，對白莉說）白莉，看他罷。他像是高興的樣子，他不是的嗎？這三年來，他要我帶我的小女孩兒見他，總是開